

诗四首

陈西华

鹿城

虎珀山西塔坡东，
角峰叠翠绣屏风。
垂柳扶堤清溪渡，
虬枝成荫花成丛。
凫鸭戏水云鹤舞，
山环水绕绿千重。
南茶北移写史诗，
北风南俗韵浓。

富水

溪水潺潺汇金盆，
豫西入秦路深深。
千沟万壑栽新茶，
多种经营消赤贫。
阳城驿宿南北客，
周王寨鸣鼓钺声。
商於古道吟千古，
南鸢北燕号纷纷。

金丝峡

周济后世仰洪荒，
树荫峡险水韵长。
红枫映潭峰叠翠，
开歇雾纱费周章。
发奋一搏为名利，
金山霞蔚著玉妆。
丝纶润泻练如瀑，
峡锁乾坤寸堪长。

湘河

昔日商贾辞梓桑，
红鱼码头摆渡忙。
梳洗楼前祭江魁，
月亮湾闹棹飞扬。
鸡鸣三省五更晓，
更夫已报近荆襄。
莲花台上立石壁，
绿水碧波戏鸳鸯。

萌动

雷惠文

等不及惊蛰的哨音叫醒
暖流开始涌动

地下的生灵睁开惺忪的眼睛
伸着懒腰顶翻厚厚的腐叶
树上的“萌萌”戴着鹅黄的小帽
向春风中的归燕招手欢迎

玉兰花已鼓圆腮帮
青蛙们在洞口向鸭群打探动静
哧哧的老牛正准备春耕
村里正月十五的锣鼓社火
敲醒庄稼人的陈梦

一群背负行囊的打工者
开启了南下的行程
面对蛟龙翘首，万物律动的二月
满脑子的诗兴
已在我的心海里翻腾

把春天迎进门

程毅飞

穿一身浅袍，抱一床雪被，美美睡了一冬，于一个爆竹炸响、喜庆祥和的早晨，终于从悠长甜蜜的梦中醒了。揉揉惺忪的睡眼，呼吸一口清爽的空气，春，一骨碌爬起来，穿衣洗漱，对镜描眉。

要去约会山川河流、田畴原野；要去聆听溪流私语、鸟儿歌唱；要去接受柳丝抚摸、百花朝拜；要去感悟嬉笑世态、人间温暖……春，怎能不精心准备、梳妆打扮呢？

春先挑了一件短裙，好倒是好，有点冷，对面山坡上还缀着零星雪斑呢！春又挑了一件长衫，行倒是行，有点凉，隔壁老王家的孩子还怀揣暖炉呢！该怎么办呀？春轻叹了口气，皱了皱眉。一对燕子飞过来，漂亮的羽翼一剪，把春的烦恼剪开了——干脆缝一件披肩吧，以嫩芽为针，雨丝为线，绿色打底，配以梨白、桃红，如能再绣几朵梅花，几只喜鹊，那就更好了，腊

梅迎春，喜鹊登梅，满眼都是喜气洋洋的景象，满心都是脆响的欢喜。

春是太过激动，太想表白自己了。其实，春根本不用不着擦脂抹粉、描眉打扮，春一醒来，就是一位惹人眼眸、人见人爱的俊姑娘，小巧玲珑，晶莹剔透，冰清玉洁，完美无瑕。

那就备好马车，吹响喇叭，守在风轻云淡的路口，接她去南山，装点“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朦胧之美。看她轻纱飞扬，轻歌曼舞，不露声色地着了绿服，换了红装，刹那间，又穿上色彩斑斓的衣裳。

那就拿起画笔，调好水彩，临摹她清澈的眼，描绘她弯弯的眉，给她施一抹淡淡的粉黛，长相守，长相望，欣赏她“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绚烂之美。与她一起踏青赏景，看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其实，这都只是人的痴想，人的一厢情愿。春是一个情深意长的乖姑娘，更是一位守时守规的“优等生”，“一切行动听指挥”，春总是听着山雀的口令，看着风筝的手势行动。该裁剪裁剪，该换装换装，该行走走，该跑跑走走。不早一分，不迟一秒。不使性甩脸，不要滑溜偷懒。

轻柔的风，刚把她的披肩盘起，还未等梳理，她已经长发及地，如行云流水，似飞瀑流泻，飘逸、洒脱、舒展、自然。“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她用窈窕的身姿回赠风的妙手。

细雨的雨，正在为她洗面沐浴，正欲为她泼墨作画，画笔还未发透，她已经草色青青；色彩还未调匀，她已经五彩缤纷。待拿起画笔，她早已是春色满屏了，但她仍不忘雨的恩德，一抬手一投足间，抛给雨一个莞尔的眼眸。

这就是春的性格。轻柔多情，突兀善感。你感觉不到的时候，她已经来了；你感觉到她来的时候，她已给你留下一个长长的背影；当你猛然醒悟，想挽留她的时候，她从不会放慢脚步，但会回过头来，轻轻向你挥一挥手，然后给你一个飞吻，道一声早安。

其实，春的美是质朴的、慷慨的、无声的，不用粉饰、无需打扮。她的美是天然的，你不必去描绘，不必去诵唱，你只管尽情地欣赏，去享受，去采摘。你没有时间去叹息，去消沉，去伤感。因为，世间的美，都是短暂的、易逝的。不用哀叹，更不必挽留，只要记住她的好就够了。

春是起始，是开端，打开门窗，把春天迎进来吧，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是新娘，是希望，开启心扉，把春天迎进门吧，迎进来了，春就是你的。



玉兰花开

程方圆

窗一道映在水中，清新鲜嫩的氣息也在澄明的水里摇曳。

绿荫伴着盛夏直到十月，又经历过漫长秋雨的洗礼，终于迎来十一月短暂的明媚秋天。那时教学楼前的枫树叶子在为数不多的秋日暖阳里积攒热量，逐渐酝酿出火辣的颜色。玉兰树的叶子还是深褐色，坚挺地屹立在枝头，花骨朵却慢慢长上来，毛茸茸的花萼抱着娇嫩的小花苞静悄悄地吸着暖煦的阳光。我最爱在这样的天气里放下书，在树下走一遭，像只小麻雀一样地蹦蹦跳跳，借着高高低低的台阶，去寻找低处树叶间的花苞，对着每个可爱的花苞问着永恒不变的问题：“嘿，你什么时候开花？”

湘潭的秋冬，明媚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妖风裹挟着大雨来袭，枫叶几日间

尽落，坚硬的玉兰叶子也飘落在地。大风肆虐，叶归尘土，我开始着急，独留下幼小的花苞怎么对抗得了即将到来的寒冬呢？我撑着伞寻访旧日的花苞，一些依旧穿着毛茸茸的花萼外衣，沾着些星星点点的水露；一些虽已经脱去花萼，但开花似乎还遥遥无期。我带着一丝焦心徘徊在树下，向这群旧日的提问已变成了：“嘿，你会开花的吧？”这个问题藏着三分期待、三分忧心、三分兴奋，还有九十一分的难以确定。

我不知道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是否还能看到玉兰花开的盛景，正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成功上岸。在期待和焦虑中度过一个一个寻访花朵与认真复习的日子，暑往寒来，日历被撕到了十二月的尾巴，考试的日期也渐渐逼近。有天路过走廊，我隔

着玻璃窗突然看到几嘟噜白色的小影子，竟然有株玉兰树开花了！

稀疏的枝头挺立着两三朵玉兰花，将放未放，清润如玉，似优雅的仙女坐在枝头，无视冷风萧瑟，自顾自地开着她们的茶话会。“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是了，冬至已过，春天就要来了，这株玉兰是报春的使者。

暮色降临的时候，我来到树下散步，几朵幼嫩的玉兰花伴着灯光在枝头摇曳，不减清辉。我以掌心贴合树干，看着那些可爱的小家伙，心中默念：“嘿，你们是春天里我见到最早的花，你们是希望，我也是希望，一起去迎接那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吧！”

好，那就这么定啦！无言的契约在夜色里生效，明亮的灯火亮起，背书声渐响。



商洛山

(总第2303期)

刊头摄影 阮世喜

一碗桶装面的快乐

杨开泰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天气晴好，和妻子带两个孩子去省城野生动物园看看。

两个孩子玩得很开心，把园里野生动物挨个儿看遍，在湖边用面包喂了天鹅，在猴山驻足不愿离开，看调皮的猴子手舞足蹈，捡拾可乐瓶子和烟头，学人们抽烟，引来孩子们一阵阵嬉笑。

临近中午，在停车场休息，和孩子们吃了些自带的食物，准备返程。看到后备箱中的桶装面，两个孩子一人抱一桶嚷着要吃，由于没有开水，我告诉孩子们到服务区吃，兄弟俩顺手拿到车里放在座位上。

返回途中，顺道游览了白鹿原。一个多小时后，妻子和两个孩子出了民俗村，天空下起了小雨。孩子们有些饿了，又惦记着要吃泡面，为难的还是没开水。我只好说这离服务区不远，到了服务区一人吃两桶，兄弟俩顿时欢呼起来。

上了福银高速，雨时大时小，远眺秦岭，烟雨朦胧。两个孩子一路高兴地交流，还时不时惦记着到服务区没有，早早地把方便面拆开，把料包倒在碗内。返回途中有两个服务区，未曾想已跑过了一个，另一个还有20多公里，过了第二个服务区只有50多公里就到家了。于是告诉孩子们说咱们不进服务区，一会儿到家了到万达商场吃大餐。

话一出口，刚才还在说笑的兄弟俩顿时不言语了，耳边只有风噪。我从后视镜中瞄了一眼，两个孩子情绪十分低落。我的想法无疑给满怀期待的孩子们泼了一盆凉水，沉默了好一会儿，眼见服务区越来越远，我想了想，说咱们还是进服务区吃面吧。话音未落，两个孩子激动得手舞足蹈，又叽叽喳喳不停，攥紧了手中已拆开的桶装面。

进了服务区，车门打开，兄弟俩急切地去找开水间。滚烫的开水终于把面桶灌满了，哥哥端着面桶站在服务区廊檐下准备在外面吃，弟弟则坐在车里，把面桶放在后座的茶托上翘首以待。等待似乎很漫长，不到2分钟，孩子们便掀起盖子开吃，吸溜吸溜吃几口面，喝一口汤。哥哥吃完了跑到车上看弟弟吃，帮着喂弟弟，擦嘴角的汁水。孩子们说，在哪里吃泡面都没有在服务区内吃得香。

天渐渐暗下来了，吃完面，喝上一杯热茶，恢复了精神头。再次上了高速，脚下的油门似乎变得轻松了许多。一座座连绵的山峰被抛在身后，两个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走着走着，不觉前方天空被灯火映衬得透明，远远望见城南龟山上矗立的魁星楼，在灯光的照射下，通体金碧辉煌。马上就要出高速，到家了！